

一查到底
YICHDADAODI

长篇公安纪实小说

Qiantao
YICHDADAODI

潜逃

当人们都沉浸在平安夜这个西方节日中时，一对热恋的男女从六楼跳下。原因不明，疑点重重，罪犯在警方的眼皮下潜逃，警方秘密追踪两年的通缉犯“老鼠”惊现踪影。

徐大辉 / 著
长征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8981075

I247.5

X690

潜逃



898107

责任编辑：陈锡祥
封面设计：缪萌
策划：天一图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潜逃 / 徐大辉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3

ISBN 7-80015-925-6

I. 潜...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226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 / 32 15 印张

300 千字

定价：25.00 元

ISBN 7-80015-925-6 / I. 217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夏璐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因发现第二任丈夫泰莱药业集团公司总经理邢怀良有外遇，便雇用已被警方秘密监控的私人侦探前去调查。被调查的女秘书柏小燕的美貌却又诱使私人侦探堕入情网。于是，一个新的预谋，一个嗜血的暗算；谜中谜，案中案逐步展开……

目 录

第一章 离奇坠楼 1 —— 23

平安夜，长岭市沉浸在平和气氛之中。许多人以不同的方式欢度这个从西方传过来的节日。一对热恋的男女从6楼跳下，其原因不明，疑点颇多。调查“12·24”坠楼案警方意外地发现秘密追踪两年多的“老鼠”踪影……

第二章 迷障层叠 24 —— 46

帅府酒店的女老板夏璐怀疑任国企老总的丈夫邢怀良与女秘书柏小燕有染，找私人侦探黄承剑……两年前邢怀良的妻子王淑荣突然病死，她的父亲找警方言称女儿死因不明，怀疑女婿邢怀良害死了她。池然局长派洪天震秘查……坠楼死者之妹简爱道出绝对隐私：其姐是“石女”……坠楼案又牵涉“老鼠”……

第三章 往事飘飞 47 —— 69

近日，夏璐神情沮丧。焦急地等待私人侦探黄承剑的调查结果，回忆起中学时代她追求洪天震的一些细节，后来体育老师刘长林占有了她……长岭新发生一起命案，市政协委员、中心医院副院长曲忠峰被杀死在街头……

* * *

第四章 美丽诱惑 70 —— 92

长岭清明事务调查所所长黄承剑，原是市刑警支队的一名资深警探，与洪天震搭档多年，后因放走了女毒贩冯萧萧，他离开警队，当起私人侦探……他查清了邢怀良与柏小燕幽会地点是世纪花园的3号别墅……

第五章 崇崇魔影 93 —— 115

调查中，黄承剑被柏小燕的美貌所吸引……市中心医院院长卢全章的前妻上官靓星向警方提供一条重要线索，使曲忠峰被杀案有了实质性的突破……简爱向警方袒露作“二奶”的私秘……

第六章 善恶对碰 116 —— 137

省警校的大学生林楚少女时代曾经被黄承剑从绑匪手中救下，她以身相许，可是这段情……警方获得两条重大线索：简爱既是卢全章的“二奶”又是曲忠峰的“情人”；命案愈加错综复杂……群众上访揭发医院使用旧心脏导管的黑幕，曲忠峰被杀案初见端倪……

第七章 备份情人 138 —— 160

两年前夏璐的美貌俘虏了46岁的老总邢怀良，他俩的风流韵事，终于被她丈夫刘长林得知，于是……黄承剑利用保安邓繁星安装“针孔”，偷拍邢怀良和柏小燕的“床上戏”……暗杀曲忠峰的主谋卢全章死于“非典”……

第八章 情爱有隙 161 —— 182

当年两个男人都在美丽的夏璐身上得到各自所需，从此也

埋下祸患……黄承剑在红房子的租屋里偷窥到柏小燕裸浴，他疯狂地想得到她……曲忠峰命案的主要嫌疑人骆汉全携情人简爱潜逃，警方全力追捕……一天，邢怀良的心腹孟志惠在酒后提出帮助邢怀良处理掉夏璐，他迟疑不决……

第九章 冤魂叩门 183 —— 204

意乱情迷的生活，使柏小燕逐渐堕落、蜕变，她开始厌恶比自己的爸爸只小三岁的邢怀良，特别是他不良的性生活……恶梦惊醒夏璐，她经常想到同邢怀良密谋杀害王淑荣……黄承剑寻机接近柏小燕的同时，他偷偷与一个戴着神秘面纱的女人幽会……

第十章 恶之花开 205 —— 227

私人侦探黄承剑首先弄清了柏小燕的身世，她为当上总经理的秘书含泪上了老总邢怀良的床——她在郊区野外开满红月亮花的草地上告别处女……“针孔”拍到了柏小燕与邢怀良的床上戏……夏璐几次找黄承剑急于想知道调查结果，黄承剑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柏小燕的情况透露给她……

第十一章 预谋骗局 228 —— 252

黄承剑偷拍到柏小燕与邢怀良幽会的私秘照片，以此为资本去见她，两人一见钟情。她约他到红月亮茶吧，她接受了他的吻，他将偷拍到的私秘照片交还给她……邢怀良从柏小燕口中得知夏璐雇用私人侦探调查他，把仇恨全集中在她身上，开始实施一个新的暗杀计划……

第十二章 情过痕深 253 —— 275

躲逃多日的骆汉全潜回长岭，简爱配合警方捕获了他……

女刑警林楚小餐馆邂逅同学柏小燕，她发现她正经历情感的危机……一个秘密里黄承剑和整容变成另一个人的女毒贩冯萧萧爱在床上一整天……

第十三章 欲盖弥彰 276 —— 298

骆汉全供述他杀死宁光灿，至此雇凶杀凶的曲忠峰命案告破……在乡下邢怀良出色的表演迷惑了夏家人，夏璐思想大转弯，她企望与邢怀良重新和好，决定回城后中断私下调查……柏小燕的生日，她和黄承剑在世纪花园3号别墅里度过了一个激情浪漫的夜晚，床上他开始另一个阴谋策划，以圆他们未来的情梦……

第十四章 致命圈套 299 —— 321

刑警盯上世纪花园3号别墅里这对男女，洪天震审讯死者王淑荣当年的主治医生袁凤阁，深查王淑荣的死因……夏璐怀孕，邢怀良又是一番“真情”表演，她为自己雇佣私人侦探的行为而感到后悔……与此同时柏小燕也说怀孕了，自以为聪明的邢怀良落入比他更聪明的人的陷阱……

第十五章 杀机四伏 322 —— 344

“老鼠”频繁出洞，他和柏小燕在干些什么？警方决定派林楚接近柏小燕……邢怀良怀疑夏璐始终未放过自己，他却反常态地突然对夏璐好起来，购房接回搬到乡下去住的夏父，暗地里却雇用黄承剑调查夏璐。去乡下的路上邢怀良同孟志惠密商杀夏璐的细节……

第十六章 拙劣表演 345 —— 367

夏璐在殡仪馆偶见死者王淑荣遗像如遇鬼一般，从此恶梦不断……黄承剑为实行罪恶计划将邢怀良雇用自己调查夏璐的事，密告夏璐……关立波秉承孟志惠旨意找到了杀手齐胖头……黄承剑的黑手通过柏小燕暗暗伸向邢怀良……

第十七章 死亡逼近 368 —— 392

天骄酒店夏璐想向洪天震叙述自己的罪恶——用一种慢性药毒死王淑荣的内幕，回忆初恋，她不想破坏自己在他心中的美好形象，没说，什么都没说……刑警丁广雄和林楚跟踪“老鼠”，发现黄承剑去一神秘女人住处……

第十八章 香消玉殒 393 —— 417

黑暗、冷僻的牛鞭胡同，突然冲出杀手，铁棍子狠狠砸向夏璐……警方成立了“5·31”血案专案组，夏璐之死肯定他杀，排除了奸杀、图财害命，那么她被杀的真正原因呢……刑警赴湖南秘查真假冯萧萧……

第十九章 改脸换面 418 —— 446

警方秘密调查邢怀良，获得许多有价值的线索：夏璐出殡当天，邢怀良携柏小燕到世纪花园别墅幽会……专案组盯住了邢怀良的心腹孟志惠、关立波……女毒贩冯萧萧当年脱逃，到南方整容的事情查清……柏小燕哄劝邢怀良签了一份事实婚姻协议，至此邢怀良完全钻进黄承剑为他设好的圈套……

一封署名局外人的举报信寄到专案组，杀夏璐的凶手齐胖头浮出水面……幕后元凶邢怀良决定带上柏小燕逃往上海，她将此消息告诉给林楚……池然局长下令：“请出局外人——‘老鼠’吧！”……

第一章 离奇坠楼

I

平安夜的长岭市温柔得像一名初赴约会的少女。明亮的地方格外明亮，激动的地方异常激动，城市的影子在等待什么的时刻被拖拽得很长，形形色色的故事便在这长长的褐色影子之中发生。

有人在午夜时分看见闸门胡同的一所六层住宅的窗口，飞出两个东西蝴蝶般地蓦然降落。腥甜的血浆味，让目击者准确地向刑警描述：“两个人一起坠楼，而且是从六楼……”

“你肯定没有看错？”刑警问。

“是的。”目击者再次坚持自己的印象：“像两只蝴蝶翩飞。”

120 救护车几乎同 110 巡警的车同时到达闸门胡同，两具肉饼似的尸体塞进救护车车厢。拉坠楼者到医院抢救只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表现，实际很没意义，两个从六楼坠下的人已经死亡。

刑警支队长窦城斌率员勘查现场，进入两位坠楼者的房间费了些时间，因为防盗门在里边反锁牢靠。坠楼者似乎想到刑警会在某一时刻，用尽一切办法打开这扇门，故此早有防备，销呀栓呀什么的都用上了。正是这道门，让刑警的判断减少了许多障碍，除坠楼的两人外，没有第三者进入现场。双人床上

一双被子铺开，有明显睡卧过的痕迹，而且是一个人睡过……”

市中心医院的停尸间，刑警副支队长洪天震看完死者后，用手机向窦城斌汇报：“女的穿着睡衣，男的却穿着外衣。”

指认两位坠楼者的身份很简单，并很快得到确认。女的是房主，名叫简月，现年28岁，系外地来长岭打工人员，在一家托运公司工作；男的叫潘光明，枫露城市信用社办公室副主任，是简月的恋人。

发生在平安夜的坠楼案，警方排除两位死者之外的他杀。坠楼只有两种解释：其中一人谋害另一人，或两人共同自杀。

“男人杀了女人的嫌疑比较大。”刑警丁广雄推断说，“潘光明从外面进来，连羽绒服都没脱，将被窝中的简月抱起……同归于尽。”

2 丁广雄的推断在案情分析会上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接下去是分析潘光明为什么杀死简月，又为什么采取一起跳楼的方式，需要对两位死者进行调查，摸清他们两人相处的情况。

按惯例，市公安局成立了以案发的时间命名的“12·24”专案组，窦城斌为组长，另有五名刑警参加。

“天震，我想让广雄到‘12·24’专案组，”窦城斌征询的口吻问，“你看……”

洪天震思忖一下，没立即作出表态。丁广雄是他的搭档。他们在两年前接受了一个特殊任务——秘密调查一个人。那个被调查的人又与一个谜案相关联，至今他们两人的行动仍然处于保密阶段，在市局里，知此内情的除他们两人外，还有三个人：局长池然和副局长王成及支队长窦城斌。

他说：“我们两人都参加吧。”

“噢？”窦城斌对他的决定略显惊讶。

他们在刑警支队长办公室，又只是他们两人，因此显得很

随便。

窦城斌始终坐在沙发的扶手上面，倾身与沙发上的洪天震讲话。当他听对方说都要参加专案组，便从沙发扶手上下来，笔直地站在洪天震的面前，觉得他误解了什么，便解释一句：“老不让你们上案，已引起人们的怀疑。”

“正因为如此，我们两人才成模成样地参加破案。”

“问题是，这样一来是不是影响你们……”窦城斌不无担心地说，“因小失大，划不来吧。”

“到‘12·24’专案组，权当给我们两人放段长假，也实在是累了，放松放松，有利于清理思路。”洪天震仿佛突然卸掉什么似的，沙发上的魁梧身躯如水浸干面包般地松懈下来，他遐想他成为一匹马，在草原上撒欢、奔驰，自由自在，轻轻松松……然而，这种心情如落在草尖儿豆娘似的只作片刻停留，卸掉的东西倏然间风似地刮来，沉重便又重新回归心头。

“老鼠的活动仍然很隐蔽。”他说道。

3

老鼠指的是一人，准确地说是洪天震调查中的人。他们秘密跟踪老鼠两年多了，尽管至今尚未发现老鼠偷吃什么食物，但老鼠终要偷吃食物，或是因牙齿需要打磨的缘故，它必定要毁坏东西这一点不容置疑。

“的确是只狡猾的老鼠。”窦城斌感慨。

“既然它出洞了，终要干点儿什么。”洪天震始终信心十足。

“这只老鼠鬼祟的踪影已在刑警的视线之中了，多种原因，洪天震不露声色地盯着它。

来。从城市猎人吉普车下来，洪天震感到风针般地扎骨。他向搭档丁广雄说：“说来真巧了，王淑荣的老父亲也住在这个镇子上，我们来过。”

“是啊，那次来好像是初秋，街路的风景树正有一片叶子飘落，我清楚地记得你当时感慨一句成语：‘一叶知秋。’”丁广雄追忆一件不十分遥远的事。

面前这座叫太平的小镇并不大，那么一两条街道，狭窄而弯曲。洪天震记得这里一位熟人说起此镇流传的顺口溜：太平镇就是怪，楼房修街外，四轮子比汽车快……其义为楼房全盖在街外，四轮子(农用手扶拖拉机)开的速度竟比汽车快。

“我们先充充电。”洪天震说，路旁有个挂着店幌的家鸡炖菜馆，“吃点小笨鸡也不错。”

“洪队，你可别傻啦，如今还有什么家鸡笨鸡哟，全喂饲料，吃激素，鸡吹气般地长。”丁广雄嘟囔着，“唬弄人而已。”

他们走进菜馆，空空荡荡的没有客人，店老板模样的中年男子，双腿担在只折叠的凳子上，正看着几乎快吊到棚顶上的电视机，哭哭啼啼，显然在播放什么爱情片。属于菜馆的组成部分还有一男一女，可以看出一位是厨师，另一位是服务员，他们手可没闲着，剥大蒜。

“二位师傅吃点儿什么？”老板明显觉着挣钱比看电视重要，扔掉手里的遥控器，对已落座在一张桌子前的洪天震、丁广雄说，“这两天，天加劲儿地冷起来，冻死不偿命似的，入冬以来，今天是最冷的一天。”

洪天震瞥眼布满霜花的窗玻璃，随便附和句天冷的话。他感觉老板很会套近乎，是愿意说说唠叨很快便能拉近与陌生人距离的那种人。他将菜谱推给丁广雄，说：“点个你爱吃的菜。”

“唔，”丁广雄看菜谱，从凉盘到煎炒，一直到烩炖，竟没相中一个菜，并非不合他的口味，而是菜价太高了。他把菜谱推给洪天震，说，“什么我都能吃饱……”

“家鸡炖榛蘑吧，再来一盘酱鸡手。”洪天震点了菜。

等菜的时候，店老板选择离他们近一些的地方坐下，意图很明显，想与客人说说话。

“老板是本地人吧？”洪天震问。

“打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起，就在太平镇上了。”店老板炫耀起祖宗的光辉来，“听说过裘大油匠没，那是我祖太爷，方圆百里都知道他……到我父亲的辈上，手艺就失传了。我父亲当兵，打过四平。我父亲说，那四平打得苦呀！”

洗耳恭听裘老板一番讲述后，洪天震问：“打听一个人，你认识吗？”

“谁？只要是老户。”

5

“潘光明。”

“他呀，我以为是谁呢！潘小迷糊的儿子，潘大迷糊的孙子，这么说吧，迷迷糊糊两辈子人，可倒是，潘光明不迷糊，考上大学，在长岭市银行里当官儿……噢，你们问他？”

“随便问问。”洪天震此刻还不准备说明来意；他想通过裘老板，尽量多了解些潘光明的情况。“你真知道他不少事情。”

“论起来，我两家还沾亲挂拐。”裘老板帮助服务员放稳那盆燃着酒精块的铁锅后，继续他与潘家亲戚的话题：“我爷的表姐夫的二妹子是潘大迷糊二姨三哥的兄弟媳妇……”

“噗！”丁广雄一口汤朝无人的地方喷射出去，是笑搞的恶作剧，他想起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八杆子也打不着，曲里拐弯、绕绕扯扯地论亲戚，竟让这家伙说得十分灵便。

“真的不远。”裘老板指的是裘家与潘家的亲戚关系。

“不远。”洪天震明白要想裘老板不关上话匣子，得取悦他。此刻需要说点废话，“亲戚这东西其实没什么远近，再近的亲戚总不走动，还不是生啦远啦，常言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

“此话对头哟。”裘老板说，“我们两家老辈人真的不往来。我倒挺喜欢光明的，上大学时，我给他买的去省城的车票。唉，小迷糊这辈子酒精给泡的压根没清醒过，尽做些糊里巴涂的事。”

裘老板的话匣子里装了许多有关潘家的事，这就等于帮助了刑警，调查便从动筷吃家鸡炖榛蘑开始。

“光明6岁那年，不，7岁那年，他妈下夜班骑自行车掉进被窃走井盖子的脏水井里，次日有人发现露出一只轱辘的自行车，这才发现大头裁下的光明他妈……好惨哟，脸让污物沤变了形……小迷糊从此更迷糊了，光明上高中时，小迷糊做出了一件令全镇人惊讶的事情，给光明领家个比他大五六岁的媳妇。据说那位河南姑娘不知什么原因流浪到太平镇，露宿街头让小迷糊领回家……后来光明考上大学，那女子突然在镇上消失了。有人说她扛着一袋子白面走的，更有甚者看见她腆着大肚子上的大客（长途公共汽车），再后来的传说我就不愿听了：有人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说他们爷俩儿睡那个女子。埋汰人呢！”

裘老板讲述时，有一双内容很多的眼睛盯着他，两道目光水似地泼在他的脸上。丁广雄立刻想到外来打工妹与店老板的暧昧故事。

厨师一张坑坑洼洼的脸上挂着某种无奈，他瞟了一眼老板与服务员。

“听说了吗，潘光明坠楼自杀了？”洪天震觉得该谈这个话

题了。

“坠楼？人……”

“从六楼跳下，同他，起还有一位叫简月的姑娘。”

“都死啦？”裘老板沉默片刻，忽然冒出句令两位刑警吃惊的话：“肯定是那个戴墨镜的人杀了他们。”

“戴墨镜的人是谁？”洪天震紧盯一句。

“说来……”裘老板的目光朝厨师扫了一下，立即咽下到了嘴边的话。显然厨师成为他谈话的障碍，他开始在刑警期待得知详情的目光中，支使走厨师：“杨师傅你去农贸市场买几条鲶鱼，要野生的。”

洪天震见到一双极不情愿迈出菜馆的脚，顺着脚朝上看，便有一双粘乎乎的目光，拔丝一般从女服务员红云飘游的脸庞伸开，女服务员两眉间水波似的荡漾了一下。

“那天我和她，”裘老板将下颏朝服务员努了努，“我们去购作料……”女服务员腼腆、激动的神色暴露出这是一次美丽的幽会，裘老板接着说道，“我在鹭鸶酒家见到他……”

裘老板携女服务员，严格意义上说是带上小情人到长岭，在中午时分开的包房。鹭鸶酒家是三星级，他们在包房里把沉淀许久的东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都累了都饿了的时候，已近傍晚，他们便到楼下的餐厅去吃东西。秋千凳再度兴奋了这对尚未从先前包房美妙事情中走出的鸳鸯，也正是在悠悠荡荡中，裘老板瞥见了隔壁背对他坐着的潘光明，他正与一个身材魁梧，脸上棱角分明，戴副墨镜和瓦灰色礼帽的男人谈什么，他们头挨得很近，咬耳朵说话的声音如蚊鸣，两人屁股下的秋千凳纹丝不动。

“走吧！”裘老板拉下他的小情人，“回房间去。”

“不嘛，人家没玩够呢！”小情人撒起娇来。